茶香室經說

茶香室經說卷二

德清俞樾

毛詩上

哀窈窕

詩序哀窈窕鄭康成曰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釋文曰哀前儒並如字鄭氏改作衷愚按鄭讀於義未安卽前儒以哀樂解之亦未是釋名釋言語曰哀愛也愛乃思念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高誘注曰哀愛也以愛爲哀古之恒言哀窈窕卽愛窈窕耳

葛之覃兮

葛覃篇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毛傳曰覃延也施移也愚按延移同義若然則猶葛之覃兮覃于中谷也於義未合旄邱篇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傳曰誕闊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疑此經覃字與彼經誕字同覃與誕聲近誕從延延聲覃得訓延亦得訓誕葛之覃兮猶云葛之誕兮以詩說詩不必泥雅訓也

言秣其馬

漢廣篇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鄭箋云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愚按昏禮無致餼之事鄭以

馬爲餘牲失之矣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
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鄭注
曰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
然則言秣其馬者正致其欲娶之意雖不敢斥言適己
而實欲其適己故欲秣馬以迎之也下章言秣其駒駒
下於馬蓋馬以駕婦車駒以駕婦之從車故上章云言
刈其楚下章云言刈其蔞正義謂上楚是木此蔞是草
木以喻婦草以喻婦之從者也

亦既覯止

草蟲篇亦既見止亦既覯止傳曰覯遇箋云既覯謂已

昏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化生愚按毛訓覯爲遇其意不詳若如鄭箋褻矣覯當訓成成六年左傳其惡易覯杜注覯成也字通作構廣雅釋詁構成也禮記昏義篇質明贊見婦於舅姑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亦既覯止謂既成婦禮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故必婦禮成而後我心降也

求我庶士

摽有梅篇求我庶士迨其吉兮箋云我我當嫁者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愚按昏禮男下於女而此詩兩言求我庶士黃東發引戴岷隱云求我庶士擇

壻之詞父母之心也是亦曲爲之說實則鄭箋之說極合詩意但言之未明耳此句乃是倒句求我庶士猶云庶士求我也毛云求女之當嫁者之庶士此順經文爲說故語意紆曲不甚可解使云眾士求女之當嫁者意即瞭然矣

平王

何彼襛矣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傳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愚按稱文王爲平王殊無塙證後儒以爲即平王宜臼然則此詩之作在春秋之世矣恐非詩亡然後春秋作之義竊謂此平王即成王也平之

義通平成爾雅釋詁曰平成也文十八年左傳地平天成杜注曰平亦成也然則成王可稱平王較以平王稱文王爲有據矣漢書敘傳建平質直犯上干色師古曰周昌先封建成侯平字當爲成平王之即爲成王猶建平侯之即建成侯也成王之孫乃康王之女昭王之姊妹其時齊侯當即丁公伋以成王之孫而嫁丁公之子以行輩論殊不相當然王姬與侯國聯姻又在周初恐未可以後世之禮制繩之即如後儒之說平王爲宜臼齊侯爲襄公諸兒然自武王邑姜順數而下於行輩亦不相當也

無以下體

谷風篇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云下體根莖也箋云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愚按如箋義則無以下體四字文義未足禮記坊記引此詩鄭注曰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是又兼根美而言然無論爲美爲苦而詩止無以下體四字無棄取之義其說皆非也竊謂坊記引詩以戒盡利則下體自宜以美言惟引無以下體證不盡利恐詩人之意雖記人亦未之得無論毛鄭矣今按無以下體句法與文王篇無念爾

相同毛傳曰無念念也然則無以以也詩人蓋以根之美喻德之美而以葉之不美喻顏色之衰言采葑采菲者以其下體之美然則夫婦之道豈可以色衰而棄其德美乎下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箋云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顏色斯須之有鄭意正與詩合但不知無以下體之無乃詭詞而非實義泥其詞以說之致失詩旨耳

匪車不東

旄邱篇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曰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刺衞諸臣形貌蒙戎然

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衞西今所寓在衞東愚按以匪車爲非有戎車義旣不安在西而言東謂以所寓言亦無塙證傳箋均非也此二句乃黎之臣子自言狐裘蒙戎言久寓而裘敝猶國策言蘇秦黑貂之裘敝也匪車不東言我車匪不東行求救於衞也奈衞之諸臣靡所與同何如此說於義較安

共伯

柏舟篇序衞世子共伯早死按共伯之死自昔疑之據衞世家則其父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其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入釐侯羨自殺以睿聖武公之賢而有弑

兄自立之事異矣因學紀聞載呂成公說曰髦者子事父母之飾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安得猶謂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愚按正義曰共伯之死僖公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若然則呂氏之說仍未足爲武公辨竊謂總當以年齒辨之武公之壽在百歲以外說詩大雅抑篇姑以百歲計其在位五十五年則釐侯卒時四十五矣共伯又其兄也必四十六七矣共姜之年當與之等安有四十以上之老婺婦而父母猶欲奪而嫁之乎且更有一證序云

父母欲奪而嫁之詩也云母也天只傳曰天父也是共伯死時其妻父母皆在也世世本古義云共伯娶齊武公之女考齊武公立二十六年卒於周宣王之三年爲衛釐侯之三十年釐侯至四十二年而卒去齊武公之卒十二年矣共姜安得有父乎以此證之則武公無弑兄之事其論可定矣

又按武公無弑兄自立之事而共伯之不以令終則容或有之何也以其謚爲共也釋文云共音恭恭卽恭字禮記檀弓篇是以爲恭世子也釋文作共云本或作恭是共恭字同謚共卽謚恭也檀弓鄭注云言行如此可

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正義曰孝子不陷親於不義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謚爲恭以其恭順于父事而已共伯之謚與中生同疑情事有相類者或因武公生有聖德其父釐侯愛而欲立之共伯失愛其父以陷於死是不能爲泰伯之讓而適成爲申生之恭矣故謚曰共也後世傳聞遂有武公弒兄之事史公采襍說而載之史記傳疑千古是亦武公之不幸矣

共之展也

君子偕老篇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傳曰禮有展衣者以

丹縠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illegible]按孫毓推衍毛義謂褘衣赤褕翟青闕狄黑鞠衣黃展衣赤禒衣黑由赤而青而黑右行爲次鞠衣又爲中央之色由黃而赤又越青而黑未免淩襍不如從鄭且詩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以瑳擬展色必相同說文玉部瑳玉色鮮白衣部襢丹縠衣則以白玉擬丹縠語意不倫毛說當亦誤從鄭則白玉白衣適相稱也

又按孫毓推毛義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次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禒衣越青而同黑愚謂六服之色今固未易質言據

出其東門篇有女如荼傳云言皆喪服也則以白爲凶服而避之毛意或然實非古制也若白果凶服則殷商一代純凶而無吉矣其不可通一也周禮巾車職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注曰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若白是凶服則四衛諸侯純凶而無吉矣其不可通二也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服注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若白是凶服天子豈當凶服而視朝乎其不可通三也蜉蝣篇麻衣如雪箋云麻衣深衣正義曰衣裳卽布而色白如雪者唯深衣爲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然則

深衣亦白矣深衣可以擯相豈凶服乎其不可通四也
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曰君衣狐白毛之
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
衣皮弁服與正義曰必知狐白上加皮弁服者以狐白
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亦白三者相稱皆爲白也終南
篇君子至止錦衣狐裘舉此白衣白裘以美其君豈凶
服乎其不可通五也𥜿記大白冠緇布冠皆不蕤注曰
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
白之冠郊特牲云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
齊則緇之注引𥜿記文而曰大白卽大古白布冠今喪

冠也又曰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是鄭義亦以白布冠爲凶服若然則衛文公豈當終身凶服乎其不可通六也考儀禮喪服篇賈疏曰喪服上下十有一章從斬至緦麻升數有異其下歷舉諸服有三升有三升半有四升有五升有六升有七升有九升是以精麤爲別不以色爲別古制然也孫毓以白爲凶服而使王后六服越白不用恐涉後世之見而非古義

降觀于桑

定之方中篇降觀于桑傳曰地勢宜蠶可以居民愚按

桑卽下文說于桑田之桑桑田蓋地名也春秋時地名
多有名桑田者虢有桑田僖二年左傳虢公敗戎于桑
田杜注云虢地晉亦有桑田成十年傳公覺召桑田巫
注云晉邑此云說于桑田是衞邑亦有名桑田者矣其
地必肥美故其始也降觀于桑而後立國其繼也說于
桑田敎民稼穡也下章但言田牧不言蠶桑毛傳宜蠶
之說誤於桑爲桑樹矣

四之五之六之

干旄篇首章良馬四之次章良馬五之三章良馬六之
傳以四之爲四馬五之爲驂馬五轡六之爲四馬六轡

箋則以四五六爲見之之數正義述毛曰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加一驂馬益一轡故五之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又引王肅說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而破之曰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又引鄭駮異義說自古無駕三之制蓋鄭君惟不信駕三之制則次章良馬五之明是兩服馬四轡旁一驂馬內一轡納於觖惟執外轡故爲五轡若無駕三之制則轡何以五乎於是易傳以爲皆見之之數孔穎達作疏每左毛而右鄭故極言三馬不能駕車忠謂鄭說太淺必非詩意若謂三馬不能

駕車此實不然說文馬部駢駕二馬也驂駕三馬也驂
字從馬從參其爲駕三馬無疑若古無駕三之制何以
制此驂字此古有駕三之證一也莊十八年左傳虢公
晉侯朝王皆賜玉五瑴馬三匹蓋古駕四亦駕三故賜
人若予人乘馬可也三馬亦可也若古無駕三之制何
故以馬三匹賜之乎此古有駕三之證二也僖三十有
三年左傳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
驂以公命贈孟明史記管晏列傳越石父賢在縲紲中
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陽處父及晏子其始出也
必駕四一釋左驂以贈孟明一解左驂以贖越石父則

其車止三馬矣若謂偏而不調不可以行陽處父與晏子將舍車而徒乎此古有駕三之證三也禮記檀弓篇孔子之衞遇舊館人之喪使子貢說驂而賻之但言說驂不言左驂右驂是孔子之車止一驂也此古有駕三之證四也投壺篇請爲勝者立馬鄭注曰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下文又曰一馬從二馬以慶此雖非車乘之事然既取義於乘馬則亦必與車乘之制相符一馬從二馬猶有兩服馬而以一馬驂之也若古不駕三則一馬從二馬何取乎此古有駕三之證五也史記天官書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

驂古來言星象者皆取法於人事有右驂無左驂則知
驂馬之不必左右皆具也蓋駕車固宜具駟馬或不
具則有右驂無左驂可也故陽處父贈孟明晏子贖越
石父所解皆左驂也此古有驂三之證六也明乎古有
驂三之制則毛義自可通不必舍毛而從鄭矣
又按毛義固勝於鄭矣然詩以馬言毛以其轡言或猶
未合詩意愚謂四之五之六之皆實舉馬數此馬蓋衛
大夫以贈賢者也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過鄭以其
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
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其云馬六匹即此良馬六之

也馬四匹即此良馬四之也可知四之六之皆衛大夫以贈賢者也惟良馬五之無可證蓋彼傳降殺以兩故自八而六而四而二此詩則但四五六爲差耳附著於此以備一說

考槃

考槃篇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傳曰考成槃樂也愚按考成槃樂雖屬恆訓而成樂在澗義殊未安後之說者或以爲成其隱處之屋或以考槃爲扣槃如鼓盆拊缶之類皆非塙詁疑考當讀爲何廣韻考苦浩切何古侯切兩字本一聲之轉莊子天地篇金石有聲不考不鳴進

南子詮言篇作弗扣弗鳴考之通作句猶考之通作扣也六月篇毛傳夏后氏曰鉤車箋云鉤鉤盤行曲直有正也正義謂車行鉤曲般旋此詩何槃即鄭箋之鉤盤取鉤曲般旋之義蓋謂賢者退而窮處或在澗或在阿或在陸而其地皆深僻鉤曲般旋人不能蹤跡正序所謂窮處也惟其地鉤曲般旋而賢者處之仍不失其實大故爲賢也此詩之義韓退之得之其送李愿歸盤谷序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是兩義皆可以說此詩其云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

槃之樂兮樂且無央正所謂考槃在澗碩人之寬也

乃見狂且

山有扶蘇篇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傳曰且辭也愚按褰裳篇狂童之狂也且以也且連文則爲語辭若此詩乃見狂且與下章乃見狡童相對則且字非語辭也且當讀爲姐文選幽憤詩恃愛肆姐狂且之且即肆姐之姐言其狂妄而肆姐無狀即褰裳序所謂狂童恣行也姐字本義正謂肆姐說文云蜀謂母曰姐非本義也蜀謂母曰姐猶淮南謂母曰社方俗語言有聲而無義許以爲姐之本義失之矣說文女部又有嫭字曰嬌也此與

姐當爲一字從虘猶從且也姐字經典罕見此詩實即姐字狂姐狡童文義一律因叚且爲之毛鄭皆以爲語辭失其義矣

倡予和女

蘀兮篇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傳曰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唱臣和也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愚按序云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毛傳乃云君倡臣和顯與序違鄭箋訓羣臣自相倡和亦非不倡而和之義愚謂伯兮叔兮乃君呼其臣之辭古天子於諸侯同姓曰伯

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諸侯於其臣亦然衛孔悝之鼎銘公曰叔舅是也倡予和女者猶曰女先倡予則和女也下章倡予要女猶曰女先倡予則要女也正序所謂君弱臣強不倡而和者也

又按下章倡予要女傳曰要成也愚按禮記樂記篇要其節奏鄭注曰要猶會也此要字亦當訓會言女倡之予則會合女之節奏而歌也毛訓爲成與上章和字義稍別矣

悔予不送兮

丰篇悔予不送兮阮校勘記曰予字唐石經磨改其初

刻字不可知矣愚按初刻字必是乎字據鄭箋云悔乎
我不送是子而去也疑古本正作悔乎不送兮不然鄭
何以有悔乎之文乎

俟我乎堂兮

丰篇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箋云堂當爲棖棖門梱上
木近邊者愚按上章俟我乎巷兮傳云門外也此章乃
言俟我乎堂失遠近之差故鄭易之然俟我乎棖殊不
成義若從孫毓說門側之堂謂之塾門側視門外亦嫌
稍進而此詩所陳爲庶人之事則門側未必有塾故正
義決其不然愚謂孫毓說亦自可用但此門非其家之

門乃里門也漢書食貨志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然則古者里必有門門必有塾俟我乎堂卽謂此也叔于田篇巷無居人傳曰巷里塗也上章俟我乎巷巷者里塗此章俟我乎堂堂者里塾義正一律毛於巷字不用叔于田之訓而別訓爲門外蓋亦未得此義

無庶予子憎

雞鳴篇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傳曰無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愚按無庶予子

經文義難曉傳不分晰箋增字太多恐皆非也爾雅釋言庶幸也郭注曰庶幾僥倖此庶字疑當訓幸蓋承上文甘與子同夢而言謂與子同夢固予所幸也然會且歸矣諸臣必將憎予無幸予而使予受其憎也

又按爾雅釋言庶侈也此庶字或可訓侈承上甘與子同夢而言謂無侈意於予之所甘而使予受其憎也庶字爾雅凡有三訓在釋詁者訓衆在釋言者訓侈訓幸毛鄭皆用釋詁文余兩說皆用釋言文衆訓庶爲衆似稍安也

齊子發夕

載驅篇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傳云發夕自夕發至旦毖
按二章齊子豈弟三章齊子翱翔四章齊子遊敖皆形
況之辭獨首章云發夕語意不倫鄭箋乃改二章之豈
弟爲闓圛以配之然其義迂曲且與詩中凡言豈弟者
不合箋說非也自當從毛義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爲詩
之達詁蓋美惡不嫌同辭豈弟君子美之也齊子豈弟
刺之也亦猶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美之也委委佗佗如
山如河刺之也惟首章發夕之義毛質未得竊疑此詩
本作齊子癶出發者癶之叚字夕者出之誤字出隸作
歺與夕字相似說文癶部癶足刺癶也讀若撥止部出

[illegible]也讀若撻齊子癶𣥂亦形況之辭癶音撥𣥂音撻與
豈弟翱翔遊敖一律癶𣥂二字經典罕見許書末出雖
毛公或未之識矣上云載驅薄薄簟茀朱鞹薄與鞹得
與𣥂爲韻者蓋亦一聲之轉唐扶頌夷粵拂掘拂掘即
跋扈拂得與跋通故薄鞹得與𣥂爲韻也

豈曰無衣六兮

無衣篇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傳曰天
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
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
乎不正義曰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者

晉國舊無此衣檢晉之先君燮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爲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爲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愚按此章之義可疑周禮司服云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鷩冕則自華蟲至黻凡七章毳冕則自宗彝至黻凡五章晉之大夫誠欲降等以示謙則當變七言五不當言六諸侯固無六章之服也毛公於是以天子之卿爲說而鄭亦同之然是時王命猶行諸侯得入爲王朝卿士者皆視爲異數隱八年左傳特書夏虢公忌父始爲卿

士于周九年傳又云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可見爲王卿士如此之重晉人請命天子求爲侯伯猶云不敢必當乃更求爲天子卿士乎且云豈曰無衣則必舊有此衣若實無之而從上章之文飾辭請命不畏王吏之詰問乎今按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鄭注曰公之子如侯伯侯伯之子如子男鄭謂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之子如侯伯侯伯之子如子男則下其君二等矣其上文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注曰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夫以四命之大夫

爲五命之子男以六命之卿爲七命之侯伯所謂加一等者實止一等則諸侯之適子降其君一等者亦實止一等可知矣晉爲侯伯當七命其適子降一等當六命既請命天子立爲諸侯必更請命天子立其子爲諸侯之適子首章豈曰無衣七兮請立君也次章豈曰無衣六兮請立太子也晉國舊有君有太子故皆云豈曰無衣也

小戎

小戎篇小戎俴收傳曰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正義曰兵車兵戎之車小大

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箋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元大也先啟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愚按兵車旣無大小何得以前後爲大小箋義非疏申箋義更非釋文引王云駕兩馬者然下文明言四牡孔阜豈得謂之駕兩馬王說尤非但王意以小戎是戎車之小者此實得之孔穎達謂兵戎之車大小應同非也請言小戎之制考工記云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

四尺謂之六等鄭注曰謂兵車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是兵車六等之數其二丈四尺此即小戎之制也然則
大戎如何曰再加四尺何以知之亦以考工記知之廬
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
有四尺夷矛三尋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鄭注曰六建五兵與人也疏曰知六建五兵與人者以
其從上而下廬人所造者戈戟殳與酋矛夷矛而已上
車有六等除軫與人四兵此云六建建在車上明無軫
自取人與五兵為六建據此知車有六等者小戎也大
戎則有七等益於酋矛之上又加夷矛酋矛二丈夷矛

二丈四尺則夷矛又高於酋矛者四尺爲第七等也然
上文止言車有六等何也鄭人云凡兵無過三其身又
云攻國之兵欲短然則夷矛爲兵器中極長者大戎建
夷矛以極大之車建極長之器不甚適用故六月之師
亦止元戎十乘而已是古之用兵者皆以小戎爲利故
考工記特言其制而秦人矜其車甲亦止及小戎不及
大戎也云小戎俴收毛訓俴收爲淺軫亦對大戎而言
大戎軫深小戎軫淺也正義謂對平地載任之車言夫
詩詠戎車何取與載任之車校量深淺乎

黻衣繡裳

終南篇君子至止黻衣繡裳傳曰黑與青謂之黼五色
備謂之繡正義曰考工記繢人文也鄭於周禮之注差
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愚按毛傳本之考工記考工記畫繢之事皆言作畫之
法與虞書十二章迥殊愚於羣經平議已著其說矣今
更因毛傳而詳說之益稷篇枚傳曰黼若斧形黻爲兩
己相背是黼黻皆以其形言不以其色言考工記則云
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是黼黻皆以其色言不
以其形言兩者各成一義必欲合而一之則青與赤謂
之文赤與白謂之章又於十二章何屬乎是故言藻火

粉米黼黻者此一黼黻也言文章黼黻者又一黼黻也禮記祭義篇曰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哀公問篇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此皆以色言也不然何獨於十二章中舉此二章乎毛傳引考工記正謂其衣黑與靑其裳五色備耳鄭不申傳亦不易傳殆有所疑正義乃曲爲之說非也使謂考工記所言即虞書之十二章則何以有土有天有水乎其不然一也畫繢之事止言作畫並不言繡其云五采備謂之繡繡者五采備之名猶之乎文章黼黻也非刺繡之繡也而黼黻皆繡而不繢何得襍於畫繢之事其不然二也

如謂五采備之繡卽刺繡之繡則繡必五采備而黼惟白與黑黻惟黑與青不備五色不得為繡矣何以云黼黻皆繡之於裳乎其不然三也火也土也水也既非十二章所有而有所謂鳥獸蛇者鄭以當華蟲之一章賈疏因謂言鳥以其有翼言獸以有毛言蛇以有鱗遂使經文竟成廋語其不然四也明乎考工記之黼黻非十二章之黼黻則此經所謂黻衣者無可疑矣

狐裘以朝

羔裘篇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傳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

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正義曰
案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
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
元綃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必
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
在國視朝之服素衣麑裘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
僭上非徒好絜而已以此知非狐白也天官司裘云季
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麑裘
之屬然則狐青人功麤惡檜君好絜必不服之矣愚按
鄭孔說皆非也襄十四年左傳右宰穀曰余狐裘而羔

袖杜注曰言一身盡善惟少有惡正義引玉藻文而曰狐貴於羔然則狐貴羔賤古人恆言詩言羔裘逍遙狐裘以朝正見檜君衣服各得其宜序所謂好絜衣服於此可見毛傳順經文爲說最爲無弊鄭君必以爲是大蜡息民之黃衣狐裘其意蓋欲使檜君以朝服燕以祭服朝見其好絜衣服耳不知如鄭義則不稱其服轉非絜矣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鄭注引論語黃衣狐裘爲證然則黃衣狐裘特以象野夫非祭服之盛者也祭服宜何裘玉藻正義引劉氏說謂皆羔裘又引皇氏說祭服無裘是諸家之

說不一要之必非黃衣狐裘也檜君果欲以祭服朝何必息民之祭服乎然則狐裘以朝果何裘乎卽所謂君衣狐白裘者也終南篇序曰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其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傳曰狐裘朝廷之服正與此傳義合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改玉藻君字爲諸侯字則鄭意亦謂諸侯得錦衣狐裘矣曾子問篇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是諸侯大夫榮君之賜歸則設奠祭於己之宗廟而服之未嘗言此後不得服也終南篇正義云此言狐裘爲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朝廷服此服耳歸在

國則不服之引曾子問篇爲證誤矣於終南篇旣有是說故於此篇亦執是說以明狐裘之非狐白裘夫諸侯入天子之國理宜貶損覲禮篇曰乘墨車注曰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以此推之安有在天子朝廷得錦衣狐裘而在其國反不得錦衣狐裘者乎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云朝服冠元端素裳此常制也秦風錦衣狐裘則因始受顯服而美之此云狐裘以朝則因檜君好絜衣服之故是以皆舉其盛者而言也

猗儺

隰有萇楚篇猗儺其枝傳曰猗儺柔順也愚按以柔順爲訓則此章猗儺其枝次章猗儺其華義固可通卒章猗儺其實不可通矣其實不當以柔順言之也竊謂猗儺言其多也萇楚之所以繁多者由其無知之故序所謂思無情慾者正以此也若訓爲柔順轉涉有情矣商頌那篇猗與那與傳曰猗歎辭那多也愚謂猗那乃疊韵字不當分爲二義猗那卽猗儺並言其多也此篇猗儺彼篇猗那義可互參矣

田畯

七月篇田畯至喜傳曰田畯田大夫也正義曰釋言云

畯農夫也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故知爵爲大夫也愚按周禮無田畯未知其爲何官雖有田大夫之名必非大夫也其官本名田畯而流俗稱之則曰田大夫漢書高祖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師古曰大夫客之貴者總稱耳可知大夫有朝廷爵命之大夫有流俗推重之大夫高祖是時不過一亭長而儼然在諸大夫之列何疑田畯之稱大夫乎周禮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注云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然則田大夫亦若是而已

正義引鄭注周禮載師注爲說拔彼注云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並求云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不得卽以此大夫爲田畯也

曰爲改歲

七月篇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愚按以此詩考之知古者諸侯皆神明之胄其於王朝本有不純臣之義故其在國不特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卽正朔亦可以異建此詩曰

爲改歲承十月之下則以十一月爲歲首建子而不建寅豳人用豳正也七月之詩以七月名篇其發端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夏正也即繼之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又繼之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以十一月爲一之日順是而數之十二月爲二之日正月爲三之日二月爲四之日此豳正也其卒章曰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蓋夏之十月爲豳之十二月是謂歲終故有躋堂稱壽之事而詩以終焉豳人用豳正也公劉遷豳當有夏中葉宜用夏正而其國俗如此及周有天下改殷之建丑者爲建

予亦沿豳國之舊俗也此義不明則所謂一之日二之日皆不得其解或且牽合陰陽爲說非詩意矣春秋之世晉用夏正路史餘論謂僖四年十二月殺申生九年十一月殺卓子十年冬殺丕鄭經皆書在明年春傳據晉史經用周正是也困學紀聞云宋取長葛經以爲冬傳以爲秋劉原父云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周正者有用夏正者月令季秋之月爲來歲授朔日是秦正建亥之證或謂秦始皇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歲首時不韋已死不韋不得以十月爲正孔穎達曰秦爲水位其來已久秦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何怪未平天

下前不以十月爲歲首乎此說是也秦以十月爲正者其國自文公以來本以十月爲正也周以十一月爲正者其國自公劉以來本以十一月爲正也封建之世與郡縣自殊堯典巡守必協時月正日使如後世則朝廷頒朔天下遊行有何時月之當協日之當正哉

公孫碩膚

狼跋篇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傳曰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箋云公周公也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遜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大師履赤

舄几几然愚按傳箋説並非也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矣此篇美周公不言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孫說洵足以闢毛矣然鄭義亦未得公孫明是指目其人何得讀從公孫于齊之義詩序云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而鄭箋乃言周公歸政成王留爲大師則與周公攝政不合與成王不知更不合矣故箋義亦非也公孫孰謂謂周公也豳風自破斧以下諸篇破斧明斥周公伐柯則云之子九罭則云之子又云我公皆斥周公然則此篇公孫亦斥周公無疑成王爲豳公之孫則周公亦

得爲豳公之孫然豳公遠矣此詩雖編豳風之內作者
原非豳國之人何必繫豳公而言之謂之公孫者蓋周
有先王有先公天保篇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箋云公先
公謂后稷至諸盩周公爲王季之孫禮記大傳篇曰牧
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旣事而退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則
王季在武王時已追王矣周公應稱王孫不稱王孫稱
公孫者蓋諸侯不敢祖天子故不推本先王謂之王孫
而推本先公謂之公孫此詩人立言之得體也其後成
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賜之天子之禮樂祀帝于
郊配以后稷周制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嚳得以后稷配不得以文王配亦即此義矣

茶香室經說卷三

德清俞樾

毛詩中

我有嘉賓

鹿鳴篇我有嘉賓正義曰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鹿鳴燕羣臣嘉賓容有鄰國之聘客明亦未稱王也愚按鹿鳴作于何時誠不可考孔因有嘉賓之文謂容有鄰國聘客決其爲未稱王時作此大不然周禮太宰八統八曰禮賓小宰六聯二曰賓客之聯事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

四方之賓客然則天子於諸侯何嘗無賓禮乎周禮一書屢以祭祀賓客喪紀並言賓客之重如此鄭注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云賓客謂朝聘者然則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皆賓也孔謂稱王之後不應有聘客豈其然乎彤弓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也一章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二章曰我有嘉賓中心喜之三章曰我有嘉賓中心好之與此章三言我有嘉賓一律豈得謂非天子之詩

將毋來諗

四牡篇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傳曰父兼尊親之道母至

親而不尊箋云人之思恆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
愚按儀禮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傳箋之言不
可爲訓上章一言將父一言將母此專承將母而言屬
辭之宜耳如曰將父母來諗則累於辭矣詩人之言有
具於前而略於後者裳裳者華篇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下曰維其有之則專承右之而言
采綠篇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下曰
其釣維何則專承之子于釣而言版篇天之牖民如壎
如箎如璋如圭如取如攜下曰攜無曰益則專承如攜
而言又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

德維甯宗子維城下曰無俾城壞則專承宗子維城而言並其例矣

外禦其務

常棣篇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箋云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釋文云務如字爾雅云侮也讀者又音侮此從左傳及外傳之文愚按國語周語僖二十四年左傳並引作外禦其侮於是爾雅釋言遂有侮務也之訓而鄭箋從之殊不知毛詩之本作務矣夫內外傳引經每有異文周易文言傳嘉會足以合禮襄九年傳作嘉德作以合禮尙書益稷篇明庶以功僖二十七

年左傳作明試以功豈可以左傳之德字改周易之曾字以左傳之試字改尚書之庶字乎釋文旣云務如字則毛詩舊說未必訓侮仍當以務字本義釋之周易繫辭傳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集解引虞注曰務事也禦當作御正義曰定本經御作禦是正義本作外御其務今作禦者以定本改正義本也御者治也思齊篇以御于家邦箋云御治也然則外御其務者外治其事也言雖內鬩而有外事至則仍共治之也毛義或當如此左傳晚出引經不盡可信爾雅亦後人所附益毛公六國時人其說此詩未必用內外傳說也

旆旆

出車篇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傳曰旆旆旒垂貌正義云定本多一旆字則當作旆旆句旆旒垂貌愚按傳文旆旒之旆正字也經文旆旆之旆叚字也爾雅繼旐曰旆若以旆旆爲形況之辭豈亦可云旐旐旟旟乎旆旆當作茷茷說文艸部茷艸葉多也艸葉多故以擬旆旒垂貌泮水篇其旂茷茷彼用正字此用叚字也六月篇白旆央央釋文本作白茷是旆與茷通之證

南仲

出車篇王命南仲傳曰南仲文王之屬愚按楊升庵說

以周書克殷篇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爲即仲忽命南宮百達遷九鼎即伯達召奭有若南宮适即伯适故謂周有八士皆南宮氏其說殊信此詩所詠之南仲其即仲突仲忽乎南宮氏亦得單稱南南宮縚稱南容即其例矣

薄伐西戎

出車篇赫赫南仲薄伐西戎采采薇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正義曰此與出車五言玁狁唯一云西戎序先言昆夷者以昆夷侵周爲患之切故先言之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勑戍役

以玁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愚謂文王時實惟玁狁為患最切西戎次之故詩曰玁狁孔棘不曰西戎孔棘也其後於玁狁則攘卻之而於西戎實未大定故曰玁狁于襄不曰西戎于襄曰玁狁于夷不曰西戎于夷也周公立司隸之官以帥四翟之隸有蠻隸閩隸夷隸貉隸而已蠻閩皆南也夷東貉北而獨無西戎之隸西戎之不盡賓服可知夫西戎種類最眾自古畏之故西戎即敘載於禹貢西國之豪來獻大保至為作旅獒之篇及秦漢以降從事四夷漢書有匈奴傳即玁狁也有西域傳即西戎也匈奴惟一國而西域自孝武時始通已有

三十六國其後分至五十餘遠者如烏弋條支之類去長安萬數千里傳聞有弱水西王母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悠謬難詰矣捐毒國本塞種也此即佛入中國之所繇梨靬國即後世所謂大秦者景教流行從是來也至於今而西戎孔棘矣然後歎文王之於西戎薄伐之而止周公設四翟之隸屏西戎而不與其見至深遠也

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鱨君子有酒旨且多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正義曰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則似酒多也而以爲魚多者以此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四章物其多矣五章物

其旨矣卒章物其有矣皆蒙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爲物
皆酒則人之所爲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
皆是魚也愚按此說殊泥周禮酒人辨三酒之物一曰
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淸酒孰謂酒不可以物言乎且多
且旨且有皆承有酒之下自以酒言不以魚言鄭箋非
也至陸氏釋文幷依鄭義讀之曰有酒旨絕句且多此
二字爲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愚按此讀更不可從
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與盧令篇其人美且仁其人美
且鬈其人美且偲三章一律彼不於美字絕句此乃於
旨字多字絕句亂其句例不可從一也魚麗于罶與君

于有酒爲韵鰭鰲與旨且多爲韵若讀旨字絶句則失其韵不可從二也雖先儒舊讀未敢苟同

白華

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愚按六月篇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南陔言孝友與南陔序合白華不言孝友與白華序不合疑白華之詩止戒人以潔白自守不可玷辱作序者因上篇南陔之義亦以孝子言之非詩旨也束晳補亡詩白華篇首章粲粲門子如磨如錯次章儒儒士子湼而不渝三章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雖以子言而不及人

子事父母之意似為得旨

又按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孝子或君子之誤詩序中每有稱君子者如兔爰曰君子不樂其生羔裘曰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楊之水曰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椒聊曰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如此此類甚多他如君子于役君子陽陽篇名本有君子風雨篇伐檀篇詩中皆言君子更無論矣然則此序云君子之絜白也與序例亦合涉上篇序言孝子而誤作孝子耳

鉦人伐鼓

采芑篇鉦人伐鼓傳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箋云鉦也

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正義曰說文云鉦
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說文又曰鐲鉦
也鐃也則鐃鐲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
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但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
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愚按毛傳但言鉦靜鼓動不言
鉦是何物正義則塙指爲鐃若果是鐃則鉦與鼓一主
進一主退其義正相反以鉦人而擊鼓義不可通即從
鄭以互言爲解然一時鉦人擊鉦鼓人擊鼓鉦鼓並作
號令不明三軍之士進乎退乎恐非詩意也愚謂鉦者
鐲也非鐃也鼓人云以金鐲節鼓是擊鼓必以鐲爲節

故鉦人鼓人其職相聯但言鼓人擊鼓恐其雜亂無節故必曰鉦人擊鼓方見節次秩然軍令森嚴也毛傳動靜之說不必泥葢鼓主動而有鐲以節之亦得謂之靜非必止之而後爲靜也莊二十九年左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綴謂鐘鼓卽此鉦鼓以鐲形如小鐘故卽謂之鐘耳

爪士

詩祈父篇予王之爪士傳曰士事也訓士爲事毛公恆訓然爪事之誼殊不可通鄭君無箋而於上章箋中兩言爪牙之士則已幷此章而箋之矣夫爪牙之士但曰

爪士亦爲不辭愚謂上章爪牙字作爪此章爪士字應作介說文介本作𠆢字從人從八漢人隸書如校官碑秉高世之𠆢侯成碑君𠆢心如石無如今書作介者其形與爪字相似又涉上章言爪牙故誤爲爪耳介士者甲士也禮記檀弓篇陽門之介夫死鄭注曰介夫甲衛士此詩介士卽甲衛之士古書每以介爲甲曲禮篇介者不拜周禮旅賁氏軍旅則介而趨此類甚衆故廣雅釋器曰介鎧也此詩以介爲甲而古字又作𠆢傳寫誤爲爪雖毛鄭不得其解矣

正長寘劲

斯干篇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曰正長也冥幼也箋云
正晝也冥夜也愚按冥有夜義正無晝義不如毛傳之
本雅訓爲塙但毛傳太簡其義未明王肅云宣王之臣
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則非毛意矣此說
宮室不得言人之長少也愚謂毛傳正長冥幼以宮室
之材言淮南子主術篇曰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
木也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脩者以爲櫚
榱短者以爲朱儒枅櫨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大者
脩者卽毛傳所謂長也小者短者卽毛傳所謂幼也觀
其柱梁櫚榱之大且修者則噲噲然觀其楔與枅櫨之

小且短者則噦噦然噲噲猶佸佸也說文人部佸會也

一曰佸佸力貌佸佸其正言其任亟之有力也噦噦猶

翽翽也卷阿篇翽翽其羽傳曰衆多也說苑奉使篇引

作噦噦其羽是噦噦翽翽義通言其衆多也毛義或當

如是唐人元結詩云木孫爲栯木母樣此可說毛傳長

幼之義

以居徂向

十月之交篇擇有車馬以居徂向箋云又擇民之富有

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愚按經云以居徂向不云以徂

居向鄭義非也居卽盆稷篇懋遷有無化居之居枚傳

曰居謂所宜居積者上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多藏之人其居積必饒故使盡以其所居積者徃向也

雨無正

雨無正篇序曰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愚按雨無正名篇自來不得其解如序所言亦甚迂曲疑此序有衍字本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衆多如雨而無正也此正字當訓長古謂官長爲正周禮天官序官宮正注曰正長也官正主宮中官之長又酒正注曰酒正酒官之長是也詩云正大夫離居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

此正大夫卽序所謂正也王流于彘而正大夫皆散是無正也其下之官屬猶有在者而其長皆散去則衆無正矣故曰衆多如雨而無正也雨無正猶云衆無正有衆義敝笱篇首章曰其從如雲傳曰如雲言盛也次章曰其從如雨傳曰如雨言多也三章曰其從如水傳曰水喻衆也是雨與雲水皆喻衆多此序曰衆多如雨與詩人之辭正合後人不達其義乃申說雨字曰雨自上下者也又申說無正之義曰非所以爲政也傳寫幷入序中以意增删而序義晦詩義亦晦矣

三事大夫

雨無正篇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箋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正義曰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鄉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鄉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三事也愚按周禮無三公之職公有何事固不可知然十月篇云擇三有事傳箋並以三卿說之彼三有事爲三卿此三事爲三公不太無別乎疑此三事乃三吏之誤成二年左傳王使委於三吏杜注曰三吏三公也正義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元云謂三公也是三公稱吏故知三吏三公也

然則三公稱三吏古制固然此經鄭以三公說之不誤但經文三事則三吏之誤耳玉篇史部事字下有古文作吏其形與吏相似故事與吏易誤新序雜事篇有司請事於齊桓公今本事作吏此經吏誤作事猶彼事誤作吏矣

國雖靡止

小旻篇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傳云靡止言小也箋云靡無止禮愚按以靡止爲小義不可通鄭訓靡止爲無禮然爲國以禮禮不可無而云國雖無禮不可爲訓也此止字即基止之止說文止部止下基也是基址字古本

作止靡止言無基也昭元年左傳國於天地有與立焉是卽所謂基也杜彼注曰言欲輔助之者多是國之基在乎得人故南山有臺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其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基在得人詩有明證此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言國雖不能得賢以爲基然亦必有聖者有賢者也

鞅掌

北山篇或王事鞅掌傳曰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荷也掌謂捧之也負荷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愚按毛傳之義簡略難明鄭箋則望文生訓殊非塙詁鞅掌乃疊韵

字凡雙聲疊韵之語皆未可以文義求之文選西京賦云泱漭無極鵬鳥賦云坱圠無垠坱掌或亦泱漭坱圠之比抱朴子書屢用鞅掌字釋滯篇云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僊人何能損人物之鞅掌乎又勤求篇云方策既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其言鞅掌皆是繁多之意王事鞅掌即可以此說之

鐘鼓既戒

楚茨篇禮儀既備鐘鼓既戒箋云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愚按天子祭禮既亡其祭禮畢以鐘鼓

戒在廟中者事之有無固不可知但戒之爲言皆在事前儀禮士冠禮鄉飲酒禮戒賓聘禮戒上介戒眾介有司徹戒侑並於事前戒之無於事後戒之者文選東京賦所謂先期戒事是也祭禮畢矣何戒之有鄭義未必然也鍾鼓既戒爲下鍾鼓送尸張本蓋尸出則宜以鍾鼓奏肆夏送之故戒鍾人擊鍾戒鼓人擊鼓是時皇尸未起先事而戒之重其事也下云鍾鼓送尸正承此而言鄭於此箋既失其義而下文又誤作鼓鍾送尸則鍾鼓既戒之義愈不可見矣宋書樂志兩引此詩並作鍾鼓送尸阮校勘記先疑之而後從之從之者是也

曾孫

信南山篇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傳曰曾孫成王也正義曰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愚按曾孫之爲成王鄭箋亦無異義然其義實有可疑詩言平王之孫則明言平王武丁孫子則明言武丁此言曾孫果何人之曾孫乎曾孫之名從祖而生不言其祖而但言曾孫義不可通毛公殆誤會序意也序云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夫幽王爲周之子孫當責以修成王

之業不當責以奉禹之功而詩序云然者蓋是詩爲思古之詩陳古以刺今其本意也古謂成王今謂幽王陳成王之美以刺幽王之惡詩之大指不外乎此而詩人之辭每託悠謬之辭以致微婉之意如蕩篇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是蕩篇本刺厲王而其詩則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首章之外下七章皆以此發端然則通篇所陳皆紂之不善矣竊謂信南山諸篇亦當以此義觀之首章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上言禹下言曾孫則所謂曾孫者禹之曾孫也曾孫孰謂其

少康乎以世次論少康於禹爲元孫然惟天之命篇鄭
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者皆稱曾孫則
少康得爲禹之曾孫矣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故曰
畇畇原隰曾孫田之信南山諸篇皆託爲夏人美少康
之辭借夏人之美少康以刺幽王亦猶借文王之歎殷
商以刺厲王也甫田云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
鄭箋云成王出觀農事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
難孫毓極以鄭說爲短孔疏又曲護之愚謂此在周世
殊不可行考周禮王出入則有虎賁氏先後王而趨旅
賁氏夾王車而趨條狼氏夾道而趨王所止宿則有掌

舍爲設梐柜雖無宮亦立長大之人以表門謂之人門儀衛森嚴豈得下就田閒爲農夫設食乎若夏則容或有之其時去古未遠君民不甚隔絕呂氏春秋篇載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冥迷藏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或曰不勝也以此等事觀之則詩所詠曾孫來止不足異矣孟子稱古之人君春省耕秋省斂而以夏諺爲證疑夏時自有此等歌謠傳播後世故詩人本之而作詩非憑虛結撰也商有頌而夏無詩竊謂信南山甫田大田三篇即可以當夏詩

大田篇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傳曰

騂牛也黑羊豕也箋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愚按傳以騂黑二色分牛羊豕未詳毛意鄭以陽祀陰祀言之不合禋祀四方之意殆非也愚竊以騂黑二字證成前說信南山三篇皆託夏人之美少康者以刺幽王至大田篇終矣故於篇末用騂黑二字騂者周牲也周所尚也黑者夏牲也夏所尚也明此三篇實是刺周而託言美夏以夏而言宜用黑以周而言宜用騂騂黑並舉而此三篇之即夏即周可見矣蕩篇刺厲王而假託文王之言嗟歎殷商其篇末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箋云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蓋亦於篇終微見其意以

殷鑒在夏明周鑒在殷也此在讀詩者之以意逆志矣

六轡如琴

車舝篇四牡騑騑六轡如琴箋云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牡騑騑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愚按箋不釋如琴但以調均說之以琴比轡殊爲不倫正義曰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則又增瑟字矣琴當作鈙說文支部鈙持也讀若琴凡說文讀若之字古即通用如糾聚也讀若鳩而今即作鳩䈞厚也讀若篤而今即作篤皆其例也鈙讀若琴故詩即以琴爲之如琴實如鈙也鈙者持也六轡如鈙猶

小戎篇曰六轡在手小戎正義曰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即可以說此詩言如以手持之而已不假控制也

舍其坐遷

賓之初筵篇舍其坐遷傳曰遷徙正義曰又舍其本坐遷向他處如疏說則舍其坐爲一義遷爲一義於文未安坐遷二字當連讀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又云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此詩坐遷二字即本此葢公設醬必在席中賓坐遷而東其坐遷之位

卽其坐位詩云舍其坐遷言舍其始所坐遷之位也不言位而言坐遷者位必在席中而賓位實偏東其位由坐遷而定故以坐遷目其位也

有莘其尾

魚藻篇魚在在藻有莘其尾傳曰莘長貌愚按莘無長義傳義未詳疑當作𦍩𦏁斯篇𦏁斯羽侁侁兮釋文曰詵所巾反衆多也說文作𦍩音同此詩作莘卽𦍩之叚字言魚之衆多也釋文莘亦音所巾反則其音同今說文無𦍩字然莘字亦說文所無也

兄弟昏姻

角弓爲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箋云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正義曰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想按此詩實爲昏姻而作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疑古序本止此一句下云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則衛敬仲輩附益之辭未合此詩之旨此詩刺幽王即爲廢申后立襃姒而作爾雅釋親云婦之黨爲昏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郭注曰古者皆謂昏姻爲兄弟此經昏姻兄弟當以此說之因幽王廢申后故戒之曰兄弟昏姻無胥遠矣下章云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即白華序所

云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者也又下章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此令兄弟謂申也不令兄弟謂褒也又下章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此其語意更隱而曲夫云相怨一方則壤地不同而相讐怨此非尋常細民之事也所謂民者其斥申侯乎申后廢申侯必怨矣其後諸章更不甚可解如云老馬反爲駒毋教猱升木之類毛鄭所說未必盡得老馬反爲駒喻廢申后也毋教猱升木喻立褒姒也卒章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傳曰蠻南蠻也箋云髦西夷別名此亦託辭非訓蠻髦

借以寓西戎耳國語載史伯之言曰王欲殺太子必求

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

周不守矣然則驪山之禍有識者固先見之如蠻如髦

我是用憂此詩人之微辭也

彼都人士

都人士篇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

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

而已正義曰序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

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爲士也又引玉藻注而云

庶人止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

得以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愚按狐裘爲古之所重秦風曰錦衣狐裘其君也哉檜風曰狐裘以朝未聞庶人得衣狐裘也序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然則篇中所言衣服自以長民者言正義謂以民言而許庶人得服狐裘誤矣三章云彼都人士充耳琇實與淇澳充耳琇瑩文義一律豈庶人所宜有乎正義以衛風之琇爲玉多石少以此詩之琇爲全是石是亦曲說毛傳於兩篇並訓美石無此分別也然正義之誤皆箋說有以啓之箋訓都人士爲都人之有士行者此未得也都人卽是君子

士言都人女言君子異文而同義合言之則曰都君子
昭二十七年左傳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是也士者
對女而言猶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皆士女對言也大家世俗之士女足爲下民表率卽序
所謂長民也三章云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以爲尹氏
姞氏周室昬姻之舊姓然則都人士與君子女相對成
文豈庶人乎

五日爲期

采綠篇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傳曰婦人五日一御箋云
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愚按鄭意五日一

御諸侯制也至天子則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詳見正義此詩爲婦人以夫行役過時不來而作非諸侯之事故易傳也但五月之日六月之日謂之五日六日義殊未安不得以豳風一之日二之日爲例鄭箋非也當從毛傳竊謂此詩序云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所謂刺怨曠者非謂民閒之怨夫曠婦實以申后之事言與白華篇同白華篇四言之子箋云之子斥幽王也此篇之子于狩之子于釣亦兩言之子是可證兩詩之同矣五日一御蓋古王后進

御之制也鄭康成說天子御女最爲無理一夕而御九
女淫慾過度廉恥道喪雖隋煬齊文宣尚不至此而謂
古禮然乎愚因鄭說而小變之三夫人九嬪既有三九
之名則夫人必三嬪必九是固無疑矣世婦女御不言
數未必有二十七八八十一人之多竊謂后一而夫人
三而嬪九至九則其數極矣於是倍其數爲一十八是
世婦之數又倍其數爲三十六是女御之數每月望前
卑者居先第一夕女御一人御第二夕世婦一人御第
三夕九嬪一人御第四夕三夫人一人御第五日后御
望後反之如是則后一月六御三夫人一月再御九嬪

三月而再御世婦六月而再御女御一歲而再御似視
鄭說稍安然宮闈祕事載籍無徵鄭君創此臆說於前
而愚又變其說於後恐徒爲後儒訕笑而已
或問諸侯之制當如何曰諸侯一夫人二媵各有娣有
姪則娣姪六人也第一夕第二夕第三夕娣姪中一人
御第四夕二媵中一人御第五夕夫人御是夫人十日
再御兩媵與娣姪皆十日一御較鄭君兩兩而御之說
亦似稍安大夫一妻二妾則二妾當兩夕妻當三夕士
一妻一妾則一妾當一夕妻當四夕內則篇所謂妾未
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逍大夫士言之鄭以爲諸侯之

制非是

滮池北流

白華篇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傳曰滮流貌箋云豐鎬之閒水北流正義曰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閒惟豐水耳愚按文王有聲篇明言豐水東注則豐非北流之水也文選西都賦漉滮池而爲陸澤李注卽引此詩爲說然其上句曰指渠口以爲雲門注曰李冰於湔水下造大堋以壅江水分散其流灌溉平地故曰指渠口以爲雲門也兩句合讀則滮池卽謂江水矣蓋滮爲流貌本無定名凡流之大者皆得

稱之池之名亦通乎大小莊子逍遙遊篇曰有冥海者天池也則海亦可謂之池矣蜀都賦之滮池謂江也此詩之滮池謂河也南條莫大於江北條莫大於河故同有滮池之名矣碩人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夫順水之性宜導使東南行禹必導之使北北者史記河渠書云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是大禹導河北行其遠至深爲萬世計至遠故詩人詠河水多詠其北流也河不北流而中原之河患亟矣

何人不將

何草不黃篇何日不行何人不將正義曰將率何日而不行乎又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愚按正義解何人不將句其義稍迂將亦行也燕燕篇之子于歸遠以將之傳曰將行也何日不行何人不將將與行同義變文以成辭耳緇衣首章敝予又改爲兮次章敝予又改造兮三章敝予又改作兮箋云造爲也作爲也是造作與爲一也丰篇首章悔予不送兮次章悔予不將兮箋云將亦送也是將與送一也如此之類皆變文以成辭

有芃者狐

何草不黃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傳曰芃小獸貌愚按黍苗篇芃芃黍苗傳曰芃芃長大貌棫樸篇芃芃棫樸傳曰芃芃木盛貌與小獸之貌殊不相近疑芃當爲葻說文草部葻艸得風貌鄭箋謂狐草行草止是狐常在幽草中人不見狐之行但見草之動狐行則草動二而一矣故即以草得風貌擬之曰有葻者狐葻與芃古音相近於文但省虫耳形亦相近也